

重雕改正湘山野錄

續錄

續湘山野錄

吳僧 父瑩 如晦 編



本朝春待者德於儀物之威惟王文貞公也病深屢乞獻不允扶掖求對於便坐面懇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留田吾方以卿翼吾兒卿瘦瘠治此朕安敢強翌日冊拜太尉詔禮官草儀就邵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入中書預恭訣過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入至病之革公名揚文公於卧內囑以後事曰吾深厭煩惱慕釋典願未來世得為必薊林間宴生

觀心為樂將易簣之時君為我剝除鬚髮服壞色衣勿以金銀之物置棺內用茶毗火葬之法感首先瑩之側起一塔塔用剛夙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託子叮嚀告之又曰仗子撰遺表但聲叙感德而已慎無及姻戚大年對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刺疑三衣之事此必難遵公三衣也萬一薨奄鑿輅必有被枕之臨自當歛贈公袞豈可加於僧體乎至薨大年與諸孤協議但以三衣置柩中不感寶貨而已壽六十一既享 真宗廟庭

心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聞其琴蓋以宮絃加二十
絲號為大武宮絃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其大絃下宮
徽之一徽定其聲小絃上宮徽之一徽定其聲太
宗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
與意及用拍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
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
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
三清外一調家優古已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太
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不博金
為楚澤涵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採
一調撰一詞蘇翰林易簡採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
瑤池宴片片碧托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輦
挽玉麟背冷清風速文靈京師遍詢琴阮待詔皆云
七絃阮九絃琴咸祕府不得見

嘉祐中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張橫無由
禁心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
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樊籠上
殿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綴巨蚌燦然

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申
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鞠初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
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唯不用執奏法遂放之
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來所降勅
自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勅為治世之大公也臣風聞
禁門近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
法乞再收犯者勅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又公疏曰
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勅既為無
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又疏曰臣
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某為尹臣君父
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爾况九
州之遠乎欲重眩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
職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罷黜魏由是降越州時感事
詩有錢寇持白簡潘棘聚青蠅之句謝上表略云狂
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芥登山直木終湮先伐者
者愛之

張密學秉知蕪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沒亂其女賊
敗得賊將受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訴於公

公忿極設架釘於其門凡三日臨之義有頗快焉後
旬季感疴疾一日方午劇沒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
起趨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忽消
中厲聲曰爭得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
敢奏辯斯頃又曰張秉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來
疑入仕遵謹憲章豈心丹筆書極典雖一答朴亦覆
嚴措番上曰御自與本人對辯引於殿西南隅居一
獄扉囚繫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枝罪人血肉
淋漓脂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法殺我肢體零

山

四

散奈何永無受託之所公方認再賦也詎之曰汝所
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不足塞其父母之耻將敢更
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乃秉從事河陽日
一幕典也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
減其許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筭未盡暫經誤
至此爾但遣之俾託生可却還公怖且窘叩其遣之
之術於吏曰念吾與子有河陽之舊吏曰遣切之大
無如法革經焉但至誠許之公遂許歸日台僧誦百
部以至漆及千部囚亦不捨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

為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道也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殆三日神方還觀始覺在榻後乃日台一僧誦一部至慶未將一日獲闕

晏殊相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拜命所乘賜馬鶴鸞送還復諭之曰馬即還之鶴鸞奉資桂玉之費知人之鑒今對其比

太宗克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權居秘閣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

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存之今方二月故臣知其在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景德初寇奴叩潭車駕議幸時曹武公瑋及秦翰為潭駐泊始許便宜軍馬事不由中覆二將議曰威輅不過河則已萬一度橋奈此潭州素不設備遂為士卒深闊渠以逸城於開於枯蒿雜草覆渠面使虜不測其深淺駕生潭臣條乞駐蹕潭南宣靈誅以賊

之可也唯高殿前後力挽鑿駕以進揚其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顛陛下勿遲疑不渡河無以安六軍之心御駕方渡橋特士卒不山呼左右頗異之後曰乞急張黃屋使速過詔之既而果齊聲呼萬歲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次北潭亮奴毳帳前一里星殞若巨石其聲鳴吼移刺殆盡此家為漚淵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休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女貞旦代司留

都事

侯仁實即趙韓王晉之甥也世為洛陽大族知邕州

久在嶺外未歸西洛而無其計詐以取交趾矯其奏乞詣闕面陳其策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為虜多遜所諧罷相出河陽多遜者國必知是役之艱固欲致仁實於敗績以沮趙晉而太宗後不寤仁實求歸之矯虛因奏曰今果許仁實自邕至闕後遂嶺表率師注取反覆路遂恐為交人先警豈若就湖南兵數萬乘不備而襲之太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實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為賊盡滅仁實為交趾所擒梟首於米雋縣宜然也

全興舞北斬於闕下

蜀人嚴儲者與蘇易簡善儲之始舉進士而協之子

易簡生三日為飲局有日者同席儲以年月詢之日

者曰君當俟蘇公之子為狀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後

歸朝累上不捷太平興國五年果於易簡榜下登第

仁廟初纂臨升袞冕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日高時

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自中書為官家

年小起晚巡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裏休語新

禽首台丁晉公適在樂告推馮相徑在中書復奏曰

三候丁謂出廳商議殆丁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

曰臣等止聞今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

別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

復面責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中覆何必須

俟果出廳見顧籍自原也晉公更衣馮謂魯恭曰

梁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

忠愍南收日丁嘗來筆謂馮相曰欲與龐崖又舟涉

鯨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駁也適

馮相乘筆謂魯恭曰馮相始欲收寇嘗有鯨波之嘆

今暫屈周公涉鯨波一死竟鑿崖

鄭工部

父貴

為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

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芻粟越瀚海

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羌之語皆通曉鄭必知

靈武不可守故魯校史傳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

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 太宗

太平之時填無開邊疲弊生姓 太宗閱奏極怒撫

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建營田以積石度壘築為清

遠軍三過取郴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

果沒逐班師而李順搜蜀龍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

鄭知必趁機以進分兵夜嚴斬其魁戮餘黨嘗又輕

車使蜀至渝洛聞廣武年謀亂自雲安飛小檄下峽

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 太宗終怒藍山任

滿更移枝江京山二縣年落五六季方復向高於詩

可參二杜之間予收之家多歸田錄所采者非警絕

蓋歐公未全見也在江南師徐騎省錄小篆博篆千

文以示銘其字學不出一中拍之甲騎省嘗曰篆難

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篆可養

爾又學琴於崔德諭邊度崔謂揚大年曰鄭仲賢彈
琴恐古有之若今則無吾篋中畜雷朴一琴滌水泉
者乃江南故園清風閣所寶本欲携葬泉下託君贈
之為我於龍池題數字記於腹此琴之聲可蓋餘琴
六七面仲賢沒其子於陵進於祕府文集二十卷諱
苑十卷江表誌二十卷壽六十一

杜祁公新在中書奏武臣帶軍職若四廂都虞候等
出領藩郡不惟遣賜領重而又供給優厚在 祖宗
時蓋邊臣俸給不足用故以此優之俾集邊事今四

出四九

鄙寧肅帶此職者皆近戚仇綺欲乞並罷 仁宗深
然之許為着令條告中外方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懇
闈掖上不得已忽批一內降某人特與防禦使四宿
都虞候知南京餘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執奏臣近
奉聖訓玉音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批 仁宗降玉
色諭云卿且勉行此一批蓋事有無可者祁公正色
奏曰但道杜衍不肯竟罷之
太祖收晉水浸河東之年晉厄使偽命殿直程再崇
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

白曰南朝今收契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
數謂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於日
必大濟再崇因問他後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
破掃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集然扶困却犯中原
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絕
幾無遺種矣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免晉殆後十
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
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命
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復王師失勢於河
間虜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
七十語氣方直雖事契丹帝諫曰南朝天地山河與
虜不同雖暫得一小時不足永恃彼若雪恥稍興兵
復燕剗破榆關而直趨深河恐穿虛堯曠不勞一錢
而盡契丹厥其語欲誅之蓋損其學術年八十卒
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將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
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之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
者每處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香冥
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

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
夢語豈之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唐申山月初四
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鞏轅道
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被袂
駕幸西治生醉生於奉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
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怒其遁急回蹕
與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日我久欲見汝
決剋一季無他我壽還得幾多在生日但今年十月
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
之俾泊浚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烏巢中止數日不
見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
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
斗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籥開門召開封王
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官官宮妾悉屏之
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
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拄笏五前雪顏
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寔是夕
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因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

太宗受遺於極前即位建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
引近臣環玉衣以贍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

如京使柳開與處士潘昉為莫逆之交而尚氣自任
潘常嘖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維揚潘先卜居於彼
迎謁江溪因偕往傳舍止于廳事見中堂高鑰甚秘
怒而問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已十稔
矣柳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誓夷夏何畏
哉即啓戶掃除爇中而坐閱潛思曰豈有人不畏鬼
神乎乃託事告歸請公獨宿閣出門密謂驛吏曰柳

十二
三

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閱
薄暮以黛漆身衣豹文犢鼻吐獸牙被跌軌巨蠶由
外垣而入正據廳脊俯視堂廡是夕月色清霽洞鑿
毛談柳夔劍循階而行閣忽變聲呵之柳悚然舉日
再呵之似覺惶懼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憇此館非意
干忤幸賜怒之閣遂流柳生平幽隱不法之事厲聲
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拜便須急行柳
茫然設拜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僕素
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閣徐曰汝誠吾

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問曰只吾便是潘閣也
柳乃連呼閣下閣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潛遁柳以慙
惡詰朝解舟

國初文章惟陶尚書教為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
乞罷禁林 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
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類詩於玉堂曰官職有
未與與故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矣翰林陶學士一生
依樣畫葫蘆駕幸觀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明肅太后欲謁太后詔禮官草儀時學臣皆以周官

服進議倭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兩宮尊稱
山呼及與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后服見
相宗耶遂下詔服充冕諫疏交上後宰臣執議俱不
之聽不得已將誕告賴薛簡肅公以閔右人語氣明
真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遂作漢兒
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范文正公仲淹為右司諫章獻劉太后聽政忽遣一
巨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罪令不須強上切三五年
為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謂所謂果能告冬

有

至日大會前殿 仁宗率羣臣為壽有司持具公上
流曰豈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所以齒輅馬踐
芻尚皆有誅况屈萬乘之重免旅行北面之禮乎此
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徇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為大
宮履長之禮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
抑又慈慶之容御軒陛使百官瞻奉於禮不順事遂
已又獨銜乞皇太后還政詎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
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
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
卷收大權遷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
姚嗣宗關中詩廉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
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
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厭咸死一等黷流海島亦不屈
姚聞之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
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籠關隴之際嗣宗
心因寫二詩於驛壁有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
衣欲効死可惜作窮麟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有九
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眠

又出南
唐正事

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繼而一庸生張名其
亦堂堂人媚黚黑面頂青巾緇裳持一詩代刺揺袖
以謁杜公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氛埃長
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
乾祐一尉而省中無一物未幾以賦去任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
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刺也相君其未替
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江南馮謚嘗於待漏院堂謂諸閣老曰玄宗賜賀監
鏡湖三百里信為盛事他日賜歸心得後湖足矣徐
鉉為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而乞
者知章耳謚大有慙色
康定中西賊寇邊王師失律於好水川沒巨將旌旗
者四五朝廷方擾時當國一相以老得謝拂衣晏坐
而歸兩府就宅為賀因而陳勝退相飲酣自於於席
曰其一山民雨遭時得君今還家佛告老于家當天
下平定無一事之辰自謂天下幸民石叅政中應
聲曰只有陝西一大竊盜未獲半客吞聲箸珥幾墜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
貶許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
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
餞於亭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拱百官
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
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 仁宗怒落職貶饒州
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
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
客大笑而散惟王子野質力疾獨留數夕抵掌極論
天下利病留連惜別范嘗謂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
勝衣及其論忠義則龍驤虎賁之氣生焉明日子野
歸客有迎大臣之有揣之者君與范仲淹國門會別
一笑語一樽俎采之皆得其實將有黨錮之事君乃
第一人也子野對曰果得覘者錄某與范公數夕郵
亭之論除進於上未必不為蒼生之幸豈獨質之幸
哉士翰壯之文正公雖極端方而笑譔有味師魯時
謫均州監榷郡守趙可度者迎時之好惡特加凌忽
公為鄧帥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於群臣乞令就

任所整理可其奏遂客於鄧舉不知息凡樽俎語言
皆無惊怖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雙指扣其臉俯者
泣許於公公曰爾輩豈知此是龍圖硬汪客笑而師
魯不笑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搏乘一衛遇
之下驢大笑巾箸戾墜左手握六太祖右手玩太
宗可相泛市飲乎 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游可
當同之陳將視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
預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
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曰可斥之使居席右

柳仲塗開以殿中侍御史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寧邊
定州博野縣是也托虜境之要柳繞至間者咸邊州
郡馳告契丹將犯境獨柳馳書陳五事與軍帥郭宣
徽守父逆料蕃情必無犯邊之事敢以族保後果不
動有真定人白萬德者邊豪也蕃族七百餘帳萬德
以咸愛轄之慕仲塗才名頗往親之凡出入界上設
帳據飲間以詩書講摩信重仰服一夕與之飲於邊
帳謂萬德曰中原乃君父母之邦矣以臣胡虜余禮

義何觀君氣貌誰特南朝大侯伯不過此爾中原失
幽薊六十年將與師承之君能順動先自南歸則列
第土封公侯不絕其世切馬書其功於方冊豈不偉
歟萬德大喜將定日率豪傑請約于境各以所授告
命交而為質議方合會名知全州萬德與仲塗別曰
君不集其事者天子

韓忠獻公神道碑 皇帝御製也中云堯前一夕有
大星殞于園中樞馬皆鳴又云公奉詔立皇子五皇
太子觀被立 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

謂定冊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
尚想公儀淚落苑草沒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大哉 天子之文章也廣
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遠此辭也

唐昭宗以錢武南鏐平董昌於越科鏐為鎮海鎮東
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拱謝
表略曰鑄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
憂臣防每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臣以常刑
宥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甚必怒必容而臣子盡心

亦豈敢傷恙傷愛謹當小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因茲而實禍止 殆莊宗入洛又遣使真奉怨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字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接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實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造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家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特萬戶侯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為四十刺方與見休性極不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開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耶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餅一鉢桑果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鏐後果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沒鏐舊爵位

丁晉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眾而言曰某

嘗聞江南李後主鍾愛一女早有封邑恣惠安質特
無與比年及隆降國主謂執政曰吾止一女身色頗
異今將送尚卿等為擇佳婿頃得少年奇表負殊才
而有門地者執政通詢措紳頃外府將相之家莫得
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者為本郡祭
謀歲甲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曾列二卿兼富詞藝可
以塞選執政遽以上言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
主大喜於是成禮授少列拜尉馬都尉鳴珂辭玉出
入中禁良由甲第奇玩異寶赫奔崇盛雄視諸時未
周歲而公王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
生之面初執政削其官籍一籍不與却送還洪州生
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詒罷因笑曰某他日亦不失
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車載果有朱崖
之新資貨田宅在京者志皆籍沒孑然南行及馬敷
僕宛如志第之日諱先毛不覺出於口勿李公防特
在丁生親聆其說
處士魏野負寢性敏志節高尚風閣舍人孫僅與野
敦編素之舊尹京毛日寄野詩說府中之事野和之

其末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佩珊珊之句添
 蘇長安名姬也孫頰愛之一日孫名添蘇謂曰魏處
 士詩中以爾方蘇小如何添蘇曰處士詩名鵲于天
 下著鄙薄在其間是蘇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手孫
 大喜以野所和詩贈之添蘇喜如獲寶一夕之內長
 安謂之傳誦添蘇以未見野除懷企慕乃求善筆札
 者大署其詩於堂壁街衢於人未幾野因事抵長安
 孫忻聞其來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
 白過添蘇家不言姓氏添蘇見野風負魯質固不前
 席野忽舉頭見錄所題添蘇曰魏處士見譽之作野
 殊不吝乃素筆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
 加禮遇詩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
 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

李相簡穆公沈嘗被同年馬亮真之曰外議以兄為
 無口笥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舌但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嚴卿以此補國爾今國家所制俄恣密若
 疑脂苟必細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
 庸人撓之正所謂也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公薨沐浴石脅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歛不聞腐氣信復踐之明效也

王平甫

安國

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咏所獻書可

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脫判而得

一弊紙所書花藥夫人詩筆書乃花藥手寫而其詞

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詞自唐至今誦者不絕

口而此獨遺存不見承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

甚為可惜遂令令史郭祥綉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

篇與判公荆公明日在中書諸及之而禹玉相公當

世恭收顛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平甫處

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於此其詞曰

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苑

內太平天子住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

倚太陽浮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

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曲江好春景畫

船未去碧波中東內斜陽紫禁通池鳳苑夾城

中曉聲未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

弗重光臺上地臺盡改張但是人行幸處黃金閣

瑣牙床 安排諸院按行廊水鑑周四十里程青
地衣紅線毯盡鋪龍腦鬱金香 夾城門與內門通
朝罷巡迎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洪堤紅艷五春
風 厨船進食簇時新侍生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鱸膾花作喫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藥
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
三面宮城盡夾藩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師子門前
入棧見亭臺遠岸傍 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
合鳳笙每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踏歌聲 御製
新翻曲子成六宮繞唱未知名盡將鬻果來抄譜先
按君玉玉笛聲 棧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更鑿
開長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接殿膝蓬萊 太虛高閣
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半位羊車到
處不教知 修儀承罷作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尋
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 十人出入每參
隨筆硯將行遠曲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
新詩 六宮官職擬新除宮女安排小董圖二十四
司分六局御前御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粧成偷

類

錦
錦

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鸝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宴後笑銀笙先
 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
 晨探幾回斜生苑門遙舉袖傳聲宣喚近臣來 小
 毬場近曲池頭宣喚熟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帷
 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明專喚近
 臣名內人酌酒繞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 殿前宮
 女怒織腰物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浼欲走幾回
 拋鞚把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物跨柳青柔
 上明知是官家誌遍通長羸第一籌 翔鸞閣外夕
 陽天樹影花開遠接連翠久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
 卷樓船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
 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濕羅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
 燈畫船飛別浦中 枝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滿衣
 紅 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衫巧剪裁每到岸頭
 長拍水竟擡纖手出船來 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
 綠邊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暖出綠絲條
 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物柳岸長春日

廿五

廿五

楊

暮傍池行困倚花 月頭支給買錢滿殿宮人
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如床前 寒食
清明小殿傍採樓雙夾關鷄場內人甘御分明看先
睹紅羅十搭床

太平興國五年祕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
因禱于髻山神祠方炷香神自悼中毋毋而出古朕
我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許愆
尤之灾谷曰某堆阜之神也久竊鄉人之為愧無剛
谷恨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雖云龍司厥職動息
由天某當為公至主者之所察俟雨信必先期奉報
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曰雨俟甚適 在素早及期
大澍千里台是翌日公具牢醴以謝



對同
續相山野錄卷終



湘山野錄共計一百葉內宗本四十七葉抄
白五十三葉

此北宋刊元人補鈔本堯圃跋也為
推重百宗一塵賦中物存於世間
者亦少矣首有黃子羽圈書迥拔
之老友冠以有明二字緣皆稱其有
故國之思者閱之愴然

荃孫識



湘山野錄曾刻入毛氏津逮秘書中外此未見有善本也近
從華陽橋顧聽至家得北宋刻元人補抄本藏經紙面裝
潢古雅洵為未見之書畧取津逮本相校知毛刻尚多訛
脫想當日付梓未及見此耳繼于混堂巷顧五癡家見有毛
斧季手校本即在津逮本上實見過此本取對至卷中時
晏元獻為翰林學士一行前竟脫落備者惟陳康肅公堯
咨可馬陳方以詞賦進用十八字初亦不解其故反覆展玩
乃知此十八字抄時脫落後復添寫于旁斧季校時猶及見此
而後來裝潢穿線過進遂滅此一行向非別見校本何從指其
脫落耶爰重裝之使倒折向內覽之益為醒目云

嘉慶丁巳冬十月初五書于士礼居

菟園黃丕烈

戊午年五癡子南雅復以斧季校本歸余今
後可稱雙璧之合矣

菟園又記

癸亥春輯百宋一厘書目重閱此其去裝潢
時已越六年矣流光荏苒著述粗疎即
一目錄之學涉手愈知其難遑論其他
哉

二月十日雨從書于縣橋之新居 菟翁記



持此以較津逮刻本是正極多胡旦欲詣
闕一段內沂公問丈丈日近日疾增損如
何又但言真陽西書乞賜一監諸相曰
此必可得此兩語為津逮妄改全失語
氣不見此本不知所改之大謬也然字
誤亦有數處讀宋本書正如治漢學
不可以微文害大義也



前人謂文楚出入於鶴相之門語多在之詞讀
信然文筆亦苦鈍滯於彼法中未能得解脫
自在三昧

塗水喬松年題記



